宋史

九六



列傳卷第九十一　　宋史三百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詵子師閔　趙卨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儁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廷試第三用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

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鹽鐵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末及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种諤擅

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内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倴而中書降襃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不可神宗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為罷之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灾之由大臣不悦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館伴契丹使楊興公

開懷與之語興公感動將去泣之而別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時城舍多圮吏民懼壓皆幄寢茇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饑除田租脩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頴有金為隣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頴憤而致傴扶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頴投杖仰謝失傴所在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

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
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
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蓋事無巨
細人無親疎輙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
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訩訩然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
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
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
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
但下一手詔應熈寧三年以来所行有不便者悉罷
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歷青州應天府齊

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以擠之黜爲池州末
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爲
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
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
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登
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
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
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
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
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

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閤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為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

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楊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為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詣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為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為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舉進士鄜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

當下者榜于民或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爲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官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兼并家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躬坐廡門執契以須數日得萬斛使下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興時入中國人籍其力往往結爲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諸絶塞麗籍爲

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
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頋勿逾歲暮
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為擅改制
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
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
中即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
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士人補攝官
銓授無法權在吏悉記其名使待除于家初邕州蕭
注宜州張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
討交阯云不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

宋咸二人為注所餌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奏付之師中邀注来難之曰君以酋豪伐交阯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既不能保必勝脱有敗衂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議會蠻猺申紹泰入追亡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為駭奏仁宗為之旰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掊歛失衆心卒致將率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并按固咸皆坐貶師中攝帥事交阯耀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以其情得不敢動即日貢方物紹泰懼委巢穴遁去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

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象立祠以事稱為桂州李大夫不敢名還知濟兖二州濟水堙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兖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釁端也鄜延路覘知西夏駐兵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既而此舉卒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

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鋭鋒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脩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以乞脩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為州其

後皆陷失以清水為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帥事詔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盖為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敭其語以為罔上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鄞縣王安石者

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怒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婁黜氣未嘗少衰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乏興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詵主餽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

經二歲乃定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
咸平龍騎軍皆故群盜牢廪不時得毆治給官還營
不自安大校崇元熵使亂詔詵往視許元以不死命
取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鑄錢法
壞議者欲變大錢當一詵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
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猶輕之今減令均直大錢必
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
兼盜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自止從之徙湖南北轉
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賢殿脩撰知桂州奏言邕去桂
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

群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自儂猺定後交人浸驕守帥常姑息詵至部其使者黎順宗來偃蹇如故態詵絀其禮召問折諭導以所當為懾伏而去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酋麾下閱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召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詵法道除知延州趣入覲帝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鄜延最當敵要今將何先對曰邊事雖以揣度未審陛下欲安靜邪將威之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為朕言惟朝

廷與帥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諒曰素言是也諒祚冦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攻圍大順城諒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諒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與兵今誅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諒以為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始因諒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嵬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欲因取河南地諒

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衆來情僞未可知
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
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向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
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爲守故爲中國之利今
無益我而輕啓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
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神宗意詵
不恊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諤不禀
節制之狀未及而徙詵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
帝愈不懌罷知晉州既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以詵
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峡

刀耕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爲儲積脫歲儉不能償逋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師閔

師閔以父任爲官熙寧末李稷提舉成都路茶場辟幹當公事不三年提舉本路常平遂居稷職在蜀茶額三十萬稷既增而五之師閔又衍爲百萬稷死師閔訟其前功乞賜之土田詔賜稷十頃進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榷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事權震灼建請無不遂志所行職事他司莫預聞恭

禍既被於秦蜀又欲延荊楚兩河神宗不許元祐初
用御史中丞劉摯言遣黃廉入蜀訪察右司諫蘇轍
論其六害謂李稷引師閔共事增額置場以金銀貨
拘民間物折博賤取而貴出之其害過於市易自法
始行至今四變利益深民益困立法之虐未有甚於
此者廉奏至如轍所陳乃貶師閔主管東嶽廟久之
起知蘄州會復置常平官李清臣在中書卽以師閔
使河北尋加直祕閣復領秦蜀茶事於是一切如初
又使掾屬詣闕奏券馬事安壽韓忠彥議頗異獨曾
布以為然曰但行之一年而以較綱馬利害卽可見

矣師閔遂請令蕃漢商人願持馬受券者於熙秦兩路印驗價給之而請直于太僕若此券盛行則買馬場可罷既用其策明年太僕會綱馬之籍死者至什二而券馬所損纔百分一詔獎之賜以金帛改陝西轉運使加集賢殿脩撰知秦州諸道方進築被爵賞師閔在秦無所事怏怏不釋會布議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共攻師閔承命踊躍集兵四萬以待而章惇陰諷熙帥鍾傳先出塞敕師閔聽傳節制築濮井又築乩囉皆不成而還傳更檄會兵于顛耳關未至復卻秦鳳之師再出再返勞且弊言者乞加責不聽旋進

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郎未及拜坐秦州詐增首虜事落職知鄭未幾還之歷河南永興軍延安府卒
趙卨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叅軍郭逵宣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卨上疏曰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以彼衆饑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蘇立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場寧矣如其𢿱而不遣則我留橫山之衆未爲失

也又徙逵帥鄜延爲逵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
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
處降者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种世衡
招蕃兵部敵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活降人數萬
爲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既
而以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朝廷欲官其任事
之酋鐫歲賜以爲俸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
綏州爲言綏實形勢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
若存綏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召問狀對曰綏之
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吾肝脾豐隙已深不

可亡備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來賀正卨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兵西討卨爲絳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令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劇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橫山納种諤之策遂城囉兀以卨權宣撫判官諤趣河東兵會銀川規以後期斬將卨白絳令諤自往中路迎東兵諤懼違節制乃不敢逞加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

以虛聲搖邊詔問方略禼審計形勢為破敵之策以
獻遣裨將曲珍呂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夏人方
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綏道遇珍皇駭亟戰真繼至
夏衆敗走夏自失綏意未能已禼揣知其情奏言夏
使請和必欲畫綏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
俟通和之日復焉明年遂用禼策以綏為綏德城初
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倚為藩蔽實元用
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禼因招問曰往
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
所存止此禼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禼曰聽汝自募

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
也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内公私閒
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禼以異時蕃兵
提空簿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禼令蕃兵願
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
精銳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阯
叛詔為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總九將軍討之以中
官李憲為貳禼與議不合請罷憲神宗問可代者禼
以郭逵老邊事願為裨贊於是以逵為宣撫使禼副
之逵至輒與禼異禼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

丁擇壯勇啖以利使招徠攜貳隳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逵不聽卨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卨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乘艘遂據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其艦被擊皆廢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遂皆降逵怍於玩寇乃移疾先逵既坐貶卨亦以不即平賊降為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路並進

以禹為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鄜延餉种諤軍諤抵
罪禹又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鐫職知淮陽軍
居數月盡復故職知慶州羌哆名昌詭稱送幣將入
寇禹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適以罪係獄破械出之告
以其故約期日使往果縛取以歸明年夏人欲襲取
新壘大治攻械禹具上撓夏計及夏侵蘭州禹遣曲
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其酋栧厥嵬
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禹遣將李照甫蕃官歸
仁各將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趍賀蘭原
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敵入平夏無

繇破之又選三番官各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砦後邀其歸路端彥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敵駭潰斬馘甚衆生擒嵬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禼知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夏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後果來犯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遂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爲備禼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爲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夏夏兵遂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悛使間以善意問乙埋

何苦與漢為仇必欲冦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乙埋不復窺塞禹乃縱間國中疑而殺之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為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禹領分畫之議夏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禹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禹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于黨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中為司農丞鄧潤甫薦為御史召對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語輔臣以

為不可用下遷主簿路鞅鞅不釋求通判河州徙蘭州夏人入寇論扞禦功進五階除陝西轉運判官元祐初為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遷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取棄地時諸道相視未進路聲言偷

舊壘載器甲樓櫓頫大順城下夜半趍安疆逢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寶文閣待制遂築興平橫山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渭州涇原城西安詔出師牽制其勢路即將衆臨會州遂建取青唐之策大將王愍王贍擣邈川贍先至下之愍與爭功路右愍顯屬以兵贍有請輒弗應贍訴諸朝召拜路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徽宗立歷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瑄與主帥議

字四百个

戰守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他道既而諜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琯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趙卨帥延安辟為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別堡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弱卨患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粮人無殍亡運石瑩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荊粵視以為

請亦將與之手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爲之柰何不聽因著分疆録遷軍器監丞吐蕃冦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爲亂謀分據熈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柰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脫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

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裕陵將士賞師雄言者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復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遮納迷結珠三柵及護耕七聖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内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僦為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内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内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

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對
曰皆上稟廟筭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勳勞未
録此為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
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謀
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
邊策上之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
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帥秦帥共
謀之使者銳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席卷
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
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邈

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為恨

穆衍字昌叔河内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為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化糴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毋在糴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精無以給遂擅發常

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爲變卒矣衍考課爲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參其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爲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還入塞詔往靈武援渭慶兩軍將行衍曰吾兵情歸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於千里外哉諤乃止同幕畏罪陽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力也衍識其意曰全萬衆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爲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

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言質孫勝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涇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祕閣為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録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論靡有定相為短長元

發師中輦七人一時謀謨蓋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豫識安石於鄞令以為目肖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誨矣詵能鎮撫西夏又能靖交阯之難誠有禦邊之才其子師閔為時寵利無足取者趙卨狃於西陲之勝取敗南裔後獲嵬名庶足自贖朝臣議棄河湟孫路以一言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驗其能然右王慇而困王贍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之禽鬼章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為雋偉衍為政得民心既去

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如是夫

列傳卷第九十一

列傳卷第九十二　　宋史三百三

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楊佐　李兌從弟先　沈立

張揆　張燾　俞充　劉瑾

闞詢　葛宮　張田　榮諲

李載　姚渙　朱景子光庭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煦

楊仲元　余良肱　潘夙

楊佐字公儀本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宣及進士第爲

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爲榦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累遷河陰發運判官榦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舟不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通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儻不濬復舊跡後將廢矣乃從

其策出爲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丘墓百
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鞫治官吏獨捨佐不問糾察刑獄劉
敞請加貶黜不聽召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
水知審官院權發遣開封府嘗使契丹虜饋以方物書獨
稱名英宗升遐奉遺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詔護
喪歸賻以黃金恤其家

李兊字子西許州臨潁人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
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兊以便宜斬
之人服其略張堯佐判河陽兊言堯佐素無行能不宜以
戚里故用改同知諫院狄青宣撫廣西入內都知任守忠

爲副兗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非計仁宗爲罷守忠太常新樂成王拱辰以爲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臣集議久而不決兗言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者合而用之進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轉運使制祿與郡守殊時有用彈劾奪節及老疾請郡者一切得仍奉稍兗言非所以勸沮乃詔悉依所居官格兗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鮮傳世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從越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南人謂自劉氏納土後獨兗著清節還知河陽帝

又寵以詩從鄧州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而以縊爲解
兗曰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賕教之鞫訊之果
然兗歷守名郡爲政簡嚴老益精明自鄧歸泊然無仕宦
意對便殿力丐退英宗命無拜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
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謚
曰莊從弟先

先字淵宗起進士爲虔州觀察推官攝吉州永新令兩州
俗尚訟先爲辨枉直皆得其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歷
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弱往
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爲盜先詰其由

奪田之半以還逐之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語在信爲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在楚爲照天燭稱其明也楚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愍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爲徒刑毀其按明日龍舒來先引因曰汝罪應杖以通判貸汝矣遣之出積官至祕書監致仕兄兌尚無恙事之彌篤以子叙封得太中大夫閑居一紀卒年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舉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埽采摭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爲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悉守爲法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强豪民發粟以

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爲責償茶禁害民山場榷場多在部內歲抵罪者輒數萬而官僅得錢四萬立著茶法要覽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張方平上其議後罷榷法如所請立召爲戶部判官奉使契丹適行冊禮欲令從其國服不則見於門立折之曰往年北使講見儀未嘗令北使易冠服況門見邪契丹愧而止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坊興六塔河召與議立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修撰知滄州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出爲江淮發運使居職辦治加賜金數詔嘉之知越州杭州審官西院江寧府初立在蜀悉以公粟售書

積卷數萬神宗閱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徙宣州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

張揆字文裕齊州歷城人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入寇游騎至淄青閒州人將棄城蘊拔刀遮止於門力治守備游騎爲之引去郡守媿始謀掠爲己功反陷以罪蘊受而不校揆幼篤孝蘊病刲股肉以療舉進士知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爲天下法丁内艱時隆寒徒跣舉柩叩首流血與兄揆廬墓左明道中京東饑盜起以御史中丞范諷薦知萊州掖縣民訴旱于州拒之揆自爲奏聞詔除登萊稅通判

永興軍爲集賢校理四遷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宦者閻士良爲鈐轄多撓帥權用危法中軍校掞直之而劾士良英宗登極朝廷使來告士良辭疾居家宴客自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農寺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熈寧七年卒年八十掞忠篤誠慤既老益康寧少從劉潛李冠游及其死卒里人葬之置田贍其孥事掞如父理家必諮而行爲鄉黨矜式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舉進士通判單州州卒謀亂期有日燾得告者徐詰營取首惡寘諸法知沂濰二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燾始革之濰多圭

田率計畝徵絹而蠲河役燾不肯踵例廢法還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己而已無妨後人汝勿著爲式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胡決燾拯溺救飢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爲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燾悉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爲户部副使京師賦麴於酒人有常籍毋閲售不售或壓產以償燾請罷歲額嚴禁令隨所用麴多寡以售自是課增溢官修睦親宅議取民居燾言芳林園有餘地宗室足自處無庸起民居從之孝嚴殿成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像於壁遷天章閣待

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鐵牛皆沒水中壽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爲衡縋石其杪挽出之橋復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爲邊人所憚故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彊以漢法壽按得其狀俱以隸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盜壽嚴保伍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南蠻寇黎雅討走之罷磨刀崖戍卒改知瀛州母喪服闋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以堂帖神宗特命賜詔判太常寺知鄧許二州復判太常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由給事中易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壽才智敏給常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州民遮道數百趨訴仲淹以付壽方與客奕局未終處決已竟

英宗時三司前奏事帝詰鑄錢本末皆不能對燾悉論無隱帝是之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爲觀察使守邊曰卿家世事也燾對曰臣叔父允有大才臣愚不可繼遂止

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都水丞提舉沿汴淤泥溉田爲上腴者八萬頃檢正中書户房加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遷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羌寇邊充上十策禦戎神宗遣内侍王中正同經制建三堡復永康爲軍因詐殺羌衆以爲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妻拜之中正還闕舉充可任召判都水監進直史館中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媚事中正命遂寢河決曹村充往救護還陳

河防十餘事槩論水衡之政不修因循苟且浸以成習方
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
以罪歲也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
事當賜錢充曰奏課職也願自今罷賜詔聽之擢天章閣
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繩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斬妄言
者五人於軍門閧有病苦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
財以周其喪以故莫不畏威而懷惠環州田與夏境犬牙
交錯每穫必遭掠多棄弗理充檄所部復以時耕植慕家
族山夷叛舉户亡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將張守約耀兵塞
上夏人亟反之充之帥邊實王珪薦欲以遏司馬光之入

充亦知帝有用兵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酋秉常爲母梁
所戕或云雖存而因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凶恣國人怨
嗟寔爲興師問罪之秋也秉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爲吾
患令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入覲
面陳攻討之略詔令掾屬入議未及行充暴卒年四十九
劉瑾字元忠吉州人沆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校勘沆亡
得褒贈知制誥張瓌草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闔門
衰絰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命黜瓌爲州瑾亦坐衰服
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爲請以伸孝子
之志詔復職擢集賢校理通判睦州爲淮南轉運副使召

修起居注加史館修撰河北轉運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坐與世居通問徙明州未行改鎮廣州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虔州戰擢都監楊從先奉旨募兵不至擅遣其子懋糾諸縣巡檢兵集郡下瑾怒責之遽發悖謬語懋訴瑾于朝遂廢于家踰年復待制知江州歷福州秦州成德軍卒瑾素有操尚所涖以能稱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閻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少時以學問著閩擢進士第又中書判拔萃科累遷祕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詔治王素獄坐有姻嫌不以聞降監河陽酒稅累遷爲鹽鐵判官使

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靴淀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葱嶺而迂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邪惠慚不能對加直龍圖閣知梓州徙河東轉運使言三路土兵疲老者聽其族以强壯者代從之進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大河漲壞浮橋詢易爲長橋拜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不即赴罷職知商州神宗轉右諫議大夫改邪同二州提舉上清太平宫卒年七十九

葛宫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掌書記善屬文上太平雅頌十篇眞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寳符閣頌爲楊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民艱食部使者檄守

資昌兩州以惠政聞知南劍州土豪彭孫聚黨數百憑依山澤為盜出害吏民不可捕宮遣沙縣尉許抗諭降之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課歲不登宮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宮曰天地所產吾顧盜之又可為功乎卒不言徙知滁秀二州秀介江湖間吏為闌遻潰上以征往來間有昏葬趨期者多不克宮命悉毀之積官祕書監太子賓客治平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宮性敦厚恤録宗黨撫孤嫠賴以存者甚衆宮弟密亦以進士為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為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

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
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
有餘裕哉即退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平生爲詩
慕李商隱有西崑高致子書思踵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
已老欲迎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
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
以爲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新
市鎮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冢舍
累年乃出仕歷封丘主簿漣水時兄書元爲望江令同隷
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己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

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特謚曰清孝子勝仲孫立方皆以學業至侍從世爲儒家勝仲自有傳

論曰佐立檀水衡之政爲時所稱究居官論諫無所表襮先克承之撥之孝壽之智瑾之苛嚴詢之辭令皆著一時自致顯官俞充制軍禁暴足爲能臣而希時相之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旣乎葛氏自宮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録歐陽脩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水詔通判

集議田曰此非禦敵策也壞良田浸冢墓民被其患不為
便因奏疏極論謫監郢州稅久之通判冀州內侍張宗禮
使經郡酣酒自恣守貳無敢白者田發其事詔配西陵洒
掃攝度支判官祫享太廟又請自執政下差減賚費唐介
論其虧損上恩出知蘄州俄提點湖南刑獄介與司馬光
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徙廬州治有善迹移桂州異時蠻
使朝貢假道與方伯抗禮田獨坐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
犒賄加腆土豪劉紀廬豹素為邊患訖田去不敢肆京師
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丁而
奏罷戍或告交阯李日尊 兵九萬謀襲特磨道諸將請益

兵田曰交阯兵不滿三萬必其國有故張虛聲以嚇我耳諜既得實果其兄弟内相殘懼邊將乗之也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龍蕃從其使入貢凡十反至是龍以烈來復從之田因其入謁詰責之梟其首欲并斬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曰汝罪當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前汝自從朝廷乞恩乃密請貸其死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僞召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城既就東南徼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伉直自喜

好嫚罵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清女弟聘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顧曰南海富諸物但身爲市舶使不欲自汙爾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滎諲字仲思濟州任城人父宗範知信州鉛山縣詔罷縣募民采銅民散爲盜宗範請復如故眞宗嘉異擢提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歷官九年諲舉進士至鹽鐵判官晉州產礬京城大豪歲輸錢五萬緡顓其利諲請榷于官自是數入四倍爲廣東轉運使廣有板步古河路絶險林箐瘴毒諲開眞陽峽至洸口古徑作棧道七十間抵清遠趨廣

州遂爲夷塗復入爲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請殺其爲首者而流其餘諲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諲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加直史館知澶州改京東轉運使萊陽產銀砂民有私採者事露安撫使欲論以刼盜諲曰山澤之利人得有之所盜者豈民財耶貸免甚衆又使成都府路召爲户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洪州以疾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祕書監年六十五

李載字伯憮黎陽人少苦學隆暑讀書置足于水雖得疾不舍去登進士第調冀州推官知大名冠氏縣府守呂夷

簡入相薦其材知齊州鈐轄趙瑜使酒毆載乃扃户避逸瑜得罪載坐不舉劾黜爲信陽軍安撫使錢明逸等爲之申理改常州知祥符縣有丞以井泉飲人云可愈疾趨者旁午載杖丞堙其井歷知虢州漣水軍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之爲强食六爲州一以寛厚稱以光禄卿提舉仙源觀卒年七十四

姚渙字虛舟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徹者以討平瀘夷策功爲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渙第進士監益州交子務發姦隱萬緡主吏皆當死渙曰戮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蔽姦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活者衆知

峽州宜都民為盜所殘縣執因訊服以獄上渙移劾於他
有司居士何真盜獲大江漲溢渙前戒民徙儲積遷高阜
及城没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臺為木岸七十丈繚
以長隄楗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為害民德之徙知涪州賔
化夷多犯境渙施恩信詂納酋豪爭羅拜廷下訖渙去無
警終光禄卿年六十七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滎澤簿西方用兵詔
侍從館閣舉縣令景預選知隴州汧源縣累遷知汝州葉
驛道遠隷因為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為葉家關景重禁以
絶其患擢知壽州秩禄視提點刑獄始至亟發廩振給勸

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居民三千室建請築外郭環入之公私稱便再遷光祿卿熙寧初病革自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其略云切聞河北水災地震陛下當減膳避殿齋居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咨訪闕失思所以弭咎凡數百言無一語求恩卒年七十一詔加賻贈録其子以官

光庭字公掞十歲能屬文辭父蔭擢第調萬年主簿數攝邑人以明鏡稱歷四縣令曾孝寬以才薦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勿以人類畜之蓋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廣土闢地也又問治何

經對曰少從孫復學春秋又問今中外有所聞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帝以其言爲疎闊不用簽書河陽判官從呂大防於長安幕府五路出師討西夏雍爲都會事倚以辦調發期會甚急光庭每執不從使者怒將加以之興罪光庭求免去大防爲之解哲宗即位司馬光薦爲左正言首乞罷提舉常平官保甲青苗等法論蔡確爲山陵使而乃先靈駕而行爲臣不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宣仁后嘉其守正諭令盡言毋有所畏避遷左司諫又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仁祖之

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而不當以媮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河北饑遣持節行視即發廩振民而議者以耗先帝積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罪確貶新州拜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召還復爲給事中坐封還劉摯免相制復落職守亳歲餘徙

潞州加集賢院學士鄰境旱饑流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爲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暇食遂感疾猶自力視事出禱雨拜不能興再宿而卒年五十八紹聖中追貶柳州别駕元符初又停錮其諸子光庭始學於胡瑗瑗告以爲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徽宗立復其官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登進士第調寧國軍推官州庾積穀腐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俾至秋償新者守將行之琮曰穀不可食强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愧謝而止呂公著尹開封薦知陽武縣役法初行琮處畫盡理旁近民相率檛登聞鼓願視以爲則徽宗召對擢利州路江

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詭稱逃絶者九千户他縣皆然言於朝命以户部判官使江浙選彊明吏立賞剔抉吏幸賞以多爲功琮亦因是希進民患苦之得緡錢百餘萬進度支判官頒職式於諸道淮南賦入甲它部以爲轉運副使徙梓州路元祐初言者論其括隱税之害黜知吉州御史呂陶又言巴蜀科折已重琮復强民輸税且無得以奇數併合人尤咨怨於是凡以括田受賞者悉奪之歷相洪潞三州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亟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入爲太府卿遷户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永興軍河

南瀛州卒年七十五琮長於吏治而所至主於掊克爲士
論嗤鄙子田紹興初參知政事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以蔭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
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有姦
逾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至白晝
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略耳目捕斬千餘人擢
提點廣西刑獄嶺外新經儂寇修營城障貴州虐用其人
不能聊生壽隆馳詣州械守送獄奏黜之老稚婦女遭亂
流轉不能自還者檄所在資送其還舊制溪蠻侵暴羈縻
州雖殺人無得讎報壽隆請聽相償蠻始畏戢歷鹽鐵度

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巴峽地隘民困於役免其不應法者千五百人復為鹽鐵判官京東轉運使賜三品服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為田僕舉貸立息官為置籍索之貧富交利以少府監知揚州卒年六十八壽隆為人和厚接談怡怡必當於理而不屈於權貴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為暴邪青感其言而止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名知信陽軍官捕為妖術者餘黨懼及羣聚山谷間士宏請減

其罪招之即相帥歸命從知漢州校實民産使力役不濫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虛籍士宏考校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以廉能薦由三司開拆司擢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爲寇嶺徼驚搖士宏灼其非是日從賔客宴游爲樂民頼以安受代還引疾丐便郡知鄭州未幾以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槨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爲銘誌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

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爲御史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中丞張昪訊而論之鞫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昌齡乞外遷知濮合二州合居涪漢間夏秋患於溪潦煦築東隄以禦之赤水縣鹽井涸奏蠲其賦累官光祿卿卒年七十七煦友愛兄熈兄甞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

人感歎遂輟訟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狡吏非他寔仲元也竟免其稅知澤州沁水縣民持物來輸者視其價稍增之餘則下其估官有所須不強賦民聽以所有與官爲入度相當則止率常先辦河外用兵督餫轉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徑路亟命去之民以困乏爲辭不聽寇果夜出劫諸部沁水獨免後二十年其子過縣父老拜泣曰河西之役非公無今日矣初軍期尚緩而仲元

督行良急至則芻糧有不集者皆可賤市後期者物數倍其價民始知其爲利州買羊歛民差出錢弊滋蔓病民爲甚仲元吏其令户纔費錢百又遣吏市羔於他所明年以供州不科一錢徙知鄖鄉縣宰相張士遜先塋隸境内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按籍均役之雖堂帖求免不爲減歷知光虔虢三州官光禄卿改中散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報國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屍與刃疑之曰豈有

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幾果獲眞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榜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陰知其爲盜亟捕詰之贓盡得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陰縣縣逋米數千石歲責里胥代輸良肱論列之遂蠲其籍通判杭州江潮善溢漂官民廬舍良肱累石隄二十里障之潮不爲害時王陶爲屬官常以氣犯府帥吏或訴陶帥挾憾欲按之良肱不可曰使陶以罪去是以直不容也帥遂已後陶官于朝果以直聞知虔州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良肱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奉錢嫁之以母老得知南康軍丁

母憂服除爲三司使判官方關陜用兵朝議債在京民錢良肱力爭之會大臣亦以爲言議遂格内府出腐幣售三司三司吏將受之良肱獨曰君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貸諸民民且病請付文思以奉帷幄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澱淤流且緩執政主狹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狹河良肱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暑行多病暍藉蔭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爲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得廼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爲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遷

光禄卿知宣州治爲江東最請老提舉洪州玉隆觀卒年
八十一七子卞奕最知名卞字洪範奕字荀龍皆以任子
恩試校書郎奕博學多大略累爲唐州判官湖北安撫司
勾當機宜文字討叛蠻有功知沅州蠻殺沿邊巡檢卞設
方略復平之加奉議郎先是良肱爲鼎州推官五溪蠻叛
良肱運糧境上周知其利害上書言此彈丸地不足煩朝
廷費不如棄與而就撫之當時是其議未果棄也及蠻叛
斷渠陽道扼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帥唐義問即授卞
節制諸將陰選死士三千人夜銜枚繞出賊背伐山開道
漏未盡數刻入渠陽黎明整衆出賊大駭盡銳來戰奮擊

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遇七敗斬首數千級蠻遂降尋有
詔廢渠陽軍爲砦盡拔居人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
免歸徽宗即位復奉議郎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
州又論前事免終於家奕尚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
豐詔上便宜十五事言過剴切元祐末奕復極言請太皇
太后還政事章惇憾奕不附已乃摘其言爲謗訕以瀛州
防禦推官除名竄封州父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
東嶽廟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潘夙字伯恭鄭王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仁壽
主簿父之知韶州擢江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湖北刑獄

邵州蠻叛湖南騷動遷轉運使專制蠻事親督兵破其團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轉運使知桂州坐在湖北時匿名書誣判官韓繹謫監隨州酒稅起知光化軍大臣以將帥才舉之易端州刺史再遷徙鄜州召對訪交廣事稱旨還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復知桂州交人敗於占城僞表稱賀以爲大捷神宗詔之曰智高之難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燕安忽事直謂山僻蠻獠無可慮之理殊不思禍生於所忽唐六詔爲中國患此前事之師也卿本將家子寄要蕃宜體朕意悉心經度夙遂上書陳交阯可取狀且將發兵未報而徙河北轉運使歷度支鹽鐵副使知河中府章惇

察訪荊湖討南北江蠻傜陳夙憂邊狀以知潭州再遷光禄卿知荊南鄂州卒年七十

論曰士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稱致生民咸被其澤於無窮者故州郡之寄爲尤重張田免禁兵毒於瘴厲士宏考圭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謹載煦渙士宏壽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於折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君琮也雖長於吏治而所至掊克君子奚取焉

列傳卷第九十二

列傳卷第九十三　宋史三百三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徐禧 附李稷　高永能　沈起

劉彝　熊本　蕭注

陶弼　林廣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知古今事變風俗利疚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遂以布衣充檢討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

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試於有用之地即授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户房習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曰朕多閱人未見有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居獄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閒嘗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寶之祥及鞫世居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劾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軌禧奏士寧遺康詩實仁宗製今獄官以爲反臣不敢同百祿言

士寧有奇死之狀禧故出之以媚大臣朝廷以御史雜知樞密承旨參治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禧集賢校理檢正禮房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參鞫禧陰右惠卿綰劾之會綰貶官獄亦解禧出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元豐初召知諫院惠卿在鄜延欲更蕃漢兵戰守條約諸老將不謂然帝頗采聽將推其法於他路遣禧往經畫禧是惠卿議渭帥蔡延慶亦以爲不然帝召延慶還加禧直龍圖閣使往代以母憂不行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專爲中丞鄧綰守長安禧疏其過帝知其以惠

鄉故雖改綰青州亦左遷禧給事中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盡城横山瞰平夏城永樂詔禧與内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稷主餽餉禧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没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萬遂城永樂十四日

而成禧括舜舉還米脂明日夏兵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説禧曰初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與舜舉稷俱行括獨守米脂先是种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詔諤守延州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聞城永樂即來爭邊人馳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禧亟赴之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守禧以為沮衆欲斬之既而械送延獄比至夏兵傾國而至永亨兄永能請

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
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分陣迭攻抵城下曲珍兵陳於水
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揺不可
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
自退邪俄夏騎卒度水犯陳鄜延選鋒軍最爲驍鋭皆一
當百銀槍錦襖光彩耀日先接戰而敗奔入城蹂後陳夏
人乘之師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珍與殘兵入城崖
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遂受圍水砦爲夏人
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半夏人蟻附登城尚扶
創拒鬬珍度不可敵又白禧請突圍而南求能亦勸李稷

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稷死之永能没于陳初括奏夏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帝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帝聞禧等死涕泣悲憤爲之不食贈禧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謚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稷工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禧疎曠有膽略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吕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猝與强虜遇至於覆没自是之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復

用兵無意於西伐矣子俯自有傳
李稷字長卿卬州人父絢龍圖閣直學士稷用蔭管庫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修拓深趙邢三州城役無衍怨素然峭刻嚴忍察訪使者以爲言都水丞程昉亦訴其越職詔令件析御史周尹又論稷父死二十年不葬僅徙東路俄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僦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种諤起興靈議稷聞之亦上言可令邊面諸將各出兵撓之使不得耕種則其國

必困國困衆離取可決也及出境稷督餉民若揹運多散逸稷令騎士執之斷其足筋宛轉山谷間凡數千人累日乃得死始稷受旨得斬郡守以下於是上下相臨以峻法雖小吏護丁夫亦顓戮不請軍食竟不繼謗謀斬稷客呂大鈞引義責之復使還取糧既集謗猶宣言稷乏軍興致大功不就坐削兩秩貶爲判官永樂既城稷悉輦金銀鈔帛充牣其中欲夸示徐禧以爲城甫就而中已實積金既多故受圍愈急而稷守之不敢去以及于難李舜舉別有傳

高永能字君舉世爲綏州人初伯祖文岯舉州來歸即拜

團練使已而棄之北還其祖文王獨留居延川至永能始家青澗少有勇力善騎射由行伍補殿侍稍遷供奉官种諤取綏州發永能兵六千先驅入囉兀五戰皆捷轉供備庫副使治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户千三百即知城事元豐初爲鄜延都監秋大稔夏人屯二千騎於大會平將取稼永能簡精騎突過其營騎卒驚潰獲鈐轄二人轉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髙六宅者賞金等其身經略使呂惠卿行邊永能伏騎谷中以備侵軼邊騎果至馳出擊走之夏兵二萬犯當川堡永能以千騎與相遇度不能支依險設疑兵且鬬且卻而令後騎揚塵若援兵至者奮而前

遂解去擢本路鈐轄四年西討永能爲前鋒圍米脂城邊人十萬來援永能謂弟永亨曰彼恃衆集易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陳恃其至張左右翼擊之可破也詰旦鏖戰于無定河斬首數千級得馬三千槖駝牛羊萬計城猶未下密遣諜説降其東壁守將衣以文錦導以鼓吹耀諸城下酋令介訛遇乃出降進東上閤門使寧州刺史以年請老不許又進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永樂之役獻謀皆不用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掖之從閒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尸以

罰戈

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錄世亮爲忠州刺史諸孫皆侍禁殿直求能家世州將所領多故部曲拊之有恩惠遇敵則身先之下有傷者載以已副馬故能得士死力遠近喜言其事稱之曰老高及死邊人無不痛惜嘗過其遠祖唐綏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廟得畫像及神道碑上之詔即所在賜田三十頃以奉祭祀求能之亡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贈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與監眞州轉般倉閘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遷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

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
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
爲築隄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
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贓
私絓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
遂著爲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
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宮省
勿專任宦官宗室袒免親令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書數
十上以論興國鐵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蘄楚二州
京東歲飢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擕其伍盜内

自朕疑轉相束縛唯恐後改開封府判官爲湖南轉運使
凡羽毛筋革丹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
爲姦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什六七召爲三司
鹽鐵副使直舍人院熈寧三年韓絳使陝西加起集賢殿
修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
會韓絳城綏州不利起亦罷知江寧府入知吏部流内銓
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
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爲定制六年
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部以
熈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阯可取朝

廷命蕭注守桂經略之注蓋造謀者也至是復以爲難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意事攻討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肄習繼命指使因督餫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於是交阯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蘇緘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起坐邊議罷命劉彝代之以守廣日遏絕其表疏於是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廉白欽邕四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起生平喜談兵嘗以兵法謁范仲淹仲淹器

其材注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士為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役抑姦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熙寧初為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啓楊橋斗門水即退為兩浙轉運判官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彝著正俗方以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易業俗遂變加直史館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

交阯陷欽連邕三州坐貶均州團練副使安置隨州又除名爲民編隸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病卒于道年七十著七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十卷

論曰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自焚者永樂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羅禍甚慘良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禧稷永能之死宜矣起執議益堅妄意輕舉雖貶官莫贖其責彝不能行所學而規規然蹈前車之轍以濟其過烏得無罪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士

上第為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秘書丞知建德縣縣令頃包魚池為圭田本弛以與民熙寧初上書言陛下師用賢傑改脩法度得稷卨臯夔之佐由是提舉淮南常平撿正中書禮房事六年瀘川羅晏夷叛詔察訪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本嘗通判戎州習其俗謂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鄉導爾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本請于朝寵以刺史廵檢之秩明示勸賞皆踊躍順命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賈昌言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乞降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

歸之公上受貢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
願世爲漢官奴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
神宗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
奏詳明近時鮮儷焉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蠻中始此蔡京
時爲秀州推官本言其學行純茂練習新法薦爲幹當公
事河湟初復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熙河法禁闊略蓄積
不支歲月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員歲減浮費數十萬渝州
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本進營銅佛垻抗其亢焚積聚
以破其黨木斗氣索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堡
建銅佛垻爲南平軍初熟獠王仁貴以木斗親繫獄本釋

其縛置麾下至是推鋒先登大臣議加本天章閣待制帝
曰本之文朕所自知當典書命遂知制誥帝數稱其文有
體命院吏別録以進又上䟽云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
趣時適治而已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説文苟簡因循之
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為俗奮言納忠者悠悠之徒
相與蹙頞盱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
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圜視四起交讙而合
譟或評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獨
見至理獨立不奪令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
之勿使譟讙之衆有以窺其閒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

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浚河之役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居三年起知滁州改廣州召爲工部侍郎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至則諭溪洞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兵代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民蔡寶珍扇龍蕃與峒户相仇殺欲引兵致討以爲功本質之色動縛而投之海蠻夷以爲神諜告交人明年將入寇使者賓其言詔訪本曰使者在道安得此藉使有謀何自先知之已而果妄是時既以順州賜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儂智會智會來乞師本檄問狀乾德斂兵

謝本因請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之南荒遂安轉運判官許彥先議通湖南鹽於西廣計口授民度可得息三十萬本言桂管民貧地瘠恐不堪命議遂格入爲吏部侍郎踰年力請外仍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棄八洞爲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知洪州召還卒于道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常言四方有事吾將兵數萬鼓行其間戰必勝攻必取豈不快哉舉進士攝廣州番禺令儂智高圍州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南勢危甚注自圍中出募海濱壯士得二千人乘大舶集

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即日發縣門納援兵民持牛酒芻糧相繼入城中人始有生意自是每戰以勝歸蔣偕上其功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賊還據邕管余靖患其嘯誘諸洞以屬注注挺身入蠻中施結恩信狄青師次賓州召會諸將疑注倚賊聲勢爲姦利欲誅之注覺託爲游辭不肯往賊破青始聞注前功以知邕州智高走大理國母與二弟寓特磨道注帥師往討獲一裨將引致卧內與之語具得賊情悉擒送闕下拜西上閤門副使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爲其國所殺函首歸獻轉爲使居邕數年陰以利啗廣源群蠻密繕兵甲乃上䟽

曰交阯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爲事往天聖中鄭天益爲轉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乃落蠻數百里蓋年侵歲吞馴致於是臣已盡得其要領周知其要害今不取異日必爲中國憂願馳至京師面陳方略未報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五將被害諫官論注不法致寇罷爲荆南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略智高闍民爲奴發洞丁采黃金無帳籍可考中使按驗頗有實貶泰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椎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爲兵教之騎射請從大州以縻之詔徙鎮南軍節度副使近臣有訟注廣州功者起爲右監門將軍邠州都

監應寧初以禮賓使知寧州環慶李信之敗列城皆堅壁
注獨啓關夜宴如平時復閤門使管幹麟府軍馬辭云身
本書生差長拊納不閑戰鬬懼無以集事時有言交人挫
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入覲神宗問攻
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
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
聚教訓十五年矣謂之兵不滿萬妄也既至桂種酋皆來
謁注延訪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均得其驩心故李乾德動
息必知之然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會沈起以平蠻自任
帝使代注而罷注歸卒于道年六十一詔優録其子賻絹

三百注有膽氣喈殺而能相人自陜西還帝問注韓絳爲安撫使施設何如對曰廟筭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惟氣和能養萬物爾王韶爲建昌參軍注曰君他日類孫沔但壽不及後皆如其言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倜儻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戲溪水上竚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鬬君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雨岸圮木拔又出大雲倉卒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一見丁謂

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曆中楊畋討湖
南傜猺上謁畋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功得陽朔主簿
儂智高犯南海畋爲安撫使辟參軍謀使下英江會諸將
議擊未至智高解去猺舍舟從其徒數十人間關步出赴
畋次臨賀大將蔣偕適戰死餘衆畏亡將被誅多降賊猺
數與之遇亟矯畋命揭榜道上諭使歸許以不死凡得千
五百人府罷調陽朔令課民植木官道旁夾數百里自是
行者無夏秋暑暍之苦它郡縣悉効之攝興安令移書說
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漕不聽至李師中卒浚之師征安
南餽餉於是乎出大爲民利知賓容欽三州換崇儀副使

遷爲使知邕州邕經儂冦井隧蕩然人不樂其生儞綏輯
惠養至忘其勤諸峒獻土物求內附儞降意撫荅謝其贄
皆感悅無犯邊者邕地甲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儞登城
以望三邊皆漫爲陂澤亟窒垠江三門諭兵民即高避害
俄而水大至儞身先版臿召僚吏賦役爲土囊千餘置道
上水果從竇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爲發廩
以振於內方舟以饁於外水不及女墻者三板旬有五日
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没儞久於邕
請便郡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爲辰州遷皇城使
降北江彭師宴授忠州刺史郭逵南征轉儞康州團練使

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匿山谷彌率百騎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携幼以歸逵帥官軍臨富良江使彌殿交人納款逵欲班師恐爲所襲乃以計夜起軍不整騎步相蹈藉亂行賊隅江陰伺覘知彌殿弗敢追彌申令帳下毋動遲明結隊徐行逵賴以善還建所得廣源峒爲順州桄榔爲縣進彌西上閤門使留知順州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死者什七八彌亦疾甚然蚤暮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彊奮起爲用交人襲取桄榔揚聲欲圖州獨難彌彌素得人心賊動息皆先知獲閒諜不殺諭以逆順縱之去恩威兩施以是終彌在不敢犯加東

上閤門使未拜而卒詔錄其家五人弼能為詩好士樂施所得奉祿悉以與人家至貧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

林廣萊州人以捧日軍卒為行門授內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李諒祚寇大順城廣射中之李信敗於荔原廣引兵西入破十二盤攻白豹金湯皆先登夜過洛河夏人來襲廣揚聲選彊弩列岸側實卷甲疾趨夏人疑不敢渡嘗護中使臨邊將及烏雞川遽率衆循山行道遇熟羌以險告廣不答夏人果伏兵於川計不行而去告者乃諜也夏人圍柔遠城廣止守戒士卒即有變毋得輕動火夜起積

薪中衆屯守自若明日敵至馬平川大持攻具來廣被甲啓他門鼓而出若將奪其馬敵舍城救馬廣復入益修守備夜募死士斫其營夏人數失利始引退累遷禮賓使韓絳奏爲本道將慶兵據北城叛廣在南城望其衆進退不一曰是不舉軍亂也挺身縋城出其後諭以逆順皆投兵聽命出者財三百人廣語餘衆曰亂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聽我不唯得活仍有功得百餘人激厲要束使反攻城下兵禽戮皆盡遂平北城出追亂者至石門山與之遇諭之不肯降縱兵尾擊敵知不得免始請命廣曰不從吾言今窘而就死非降也悉斬之遷本路都監詔入對神宗奬

金湯石門之功慰賜甚厚將使開熙河辭以不習洮隴事乃遷鈐轄使還從鄜延攻踏白城功最遷皇城使進討洮羌加帶御器械環慶副都總管安南用師詣闕請行帝曰南方卑濕知卿病足西邊方開拓宜復歸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刺史邊臣或言往者劉平因救鄰道戰沒今宜罷援兵廣曰此乃制賊長計也使賊悉力寇一路而他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爲已平之所以敗非出援罪乃止再轉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詔廣代之廣至閱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之日夕肄習閒椎牛享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乞弟仍索所亡卒乞弟歸

卒七人奏書降而身不至乃決策深入陳師瀘水率將吏
東鄉再拜誓之曰朝廷以存實用兵亡狀使我代之要以
必禽渠魁今孤軍遠略久駐賊境退則爲戮冒死一戰勝
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而死也與汝等戮力而進
可乎衆皆踊躍廣挾所得渠帥及質子在軍而令以次酋
護餉以是入箐道而無鈔略之患師行有二途從納溪抵
江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壩遠而平蠻意官軍必出江
門盛兵阻隘而師趨樂共蠻不能支皆遁去廣分兵繞帽
溪掩江門後破其險水陸皆通行益前進每戰必捷次落
婆遠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

有異除阜爲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士氊裘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從江橋下脫走得其種落三萬進次歸徠州窮探巢穴發故酋甫望箇恕塚天寒士多墮指而乞弟竟不可得監軍先受密詔聽引兵還遂班師拜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西兵未解上疏求面陳方略及入見言韓存寶雖有罪功亦多以今日朝廷待諸將存寶不至死廣還部至閿鄉疽發斷頸卒年四十八廣爲人有風義輕財好施學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

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列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秉常毋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聞其南征乃舉兵然在瀘以敕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謚被惡疾死或以爲殺降之報云

論曰宋太宗既厭兵一意安邊息民海內大治眞宗仁宗深仁厚澤涵煦生民然仁文有餘義武不足蓋是時中國之人不見兵革之日久矣於是契丹西夏起爲邊患乃不吝繒帛以成和好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焉有爲積財練兵志在刷恥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詩好士

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吕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

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塚殺降君子疵之





列傳卷第九十三



列傳卷第九十四　宋史三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种世衡 子古 諤 誼 孫 朴 師道 師中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法當徒逋去比郊赦輙出世衡白送府則會赦杖其脊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章獻后姻家也所為不法嘗干世衡

以私不聽蒙正怒乃誘知謙訟寃而陰助之世衡坐流竇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爲孟州司馬久之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爲辨其誣宋綬狄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

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彊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

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
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
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
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
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恩出兵誅之其
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
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
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
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
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

馬鈴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卧病即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㖫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曆二年鄜延經畧使龐籍兩爲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丑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㖫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詐降世衡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

鄉導數盪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浪崚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崚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崚貳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穽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崚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貴至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聞野利兄

弟已誅爲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通時
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
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
進侍禁閤門祗候世衡死籍爲樞密使世衡子古上
書訟父功爲籍所抑古復上書遂贈世衡成州團練
使詔流内銓授古大縣簿尉押還本貫籍既罷古復
辯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疏爲定詔以其事
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
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
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

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子古諤診皆有將材
關中號曰三种誼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為人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
與弟時稱小隱君世衡卒録古為天興尉累轉西京
左藏庫副使涇源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
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宗召對遷通
事舍人官其三弟與弟診破環州折薑會斬首二千
級遷西上閤門副使民有損直鬻南田於熟羌以避役
者古按其狀得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為民兵歷
環慶永興軍路鈐轄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寧

州徙鎮戎軍熙河師十萬道境上須芻粮僚佐以他路爲言古曰均王師也命給之又徙鄜隰二州卒年七十古明達孝義弟諤坐擅興繫獄乞納官贖其罪世衡遺張問田千畝問返之而世衡死古終不復受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憾詆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青澗城夏酋令㖡内附詵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夏人來索詵問所以報諤曰必欲令㖡當以景詢來易乃止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嵬名山部落

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鬬夷山呼曰兄巳約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坌集傅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為兩翼身為中軍乃

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詵劾諤擅興且不禀節制欲捕治未果而詵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赦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其事對曰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爲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東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棄囉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氊將鬼章聚兵于

洮岷新羌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遹宗講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遷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爲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爲經畧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諤即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幷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

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逗枉不進士卒飢憊欲以粮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為閤門祗候將進城橫山命徐禧李舜舉使鄜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

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守延既而永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劌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稷之餽軍也旦入諤營軍吏鳴鼓聲喏諤呼問吏曰軍有幾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即叱斬之稷惶怖遽出嘗渡河猝遇敵紿門下客曰

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旗鼓千騎亟趨大軍客
信之敵以爲謬追之幾不免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冊
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謬不死邊
事不已

誼字壽翁熙寧中古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誼以官
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使青唐
董氈遣鬼章迓候境上取道故爲迴枉以夸險遠誼
固習其地里誚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
邪命趨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誼聲氣不動卒改塗外
爲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

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爲内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誼亟進攻晨霧蔽野跬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問之曰別後安否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令日果爲所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卨使誼統諸將敵闘

詛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詛勝精兵二十萬進憑河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絶塞中間保障不相接腴田多棄不耕詛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會遷東上閤門使保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詛倜儻有氣節喜讀書莅軍整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戰未嘗負敗岷羌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息詛至厚待之適有小過叱下吏將寘法順誠叩頭伏罪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羣羌畏惕及洮州之後二人功最多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

熈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熈帥胡宗回使朴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鋭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為賊所殺以馬負其尸去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迮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

萬騎腭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須臾羌復來舜臣
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衣血流至肘薄暮
乃得踰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當是時微舜臣則
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後十人
師道字彛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
文階為熈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
決師道繙閱案牘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而
已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
吏叩頭服罪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
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

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人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宮久

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寧師往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于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尸于軍

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譟而登城城即潰
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
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静軍
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
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
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
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
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
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
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

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
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
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
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
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
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
至洛陽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
鋭頓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
進形見情露秪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
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牓沿道言种

少保領兩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

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畧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彥議割三

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頓見
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
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為中太一宮使
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
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
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
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
彼粮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
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太尉
換節鎮洮軍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

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帝臨奠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師中字端孺歷知環濵邠州慶陽府秦州侍衛步軍

馬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
內侵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
滑遣副姚古爲河北制置使古援太原師中援中山
河間或謂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
能自還此段凝師于河上比也時大臣互議矛盾樞
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黏罕
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
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還師中遂出境黏罕至太
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困之內外不相通姚古雖復
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

陘道出師與古掎角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留屯真定時黏罕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辨嚴約古及張灝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抵壽陽之石坑爲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灝失期不至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者纔

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鬭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諸軍自是氣奪劉鞈言師中聞命即行奮不顧身雖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師謚曰莊愍

論曰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洽邊陲領介冑然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之際豈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禍金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邏西師之至而擊

之長驅上黨師中欲出其背以搤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爲怯緩逗撓動失機會遂至大衂而國隨以敗惜哉

列傳卷第九十四

[General Information]
□□=□□□□□□□ □□ 96
□□=□□□□□□□□□
□□=151
SS□=12460451
□□□□=1937
□□□=□□□□□